

易卜生選集

玩偶夫人



永祥印書館印行

易卜生選集

1

玩偶夫人

沈子復譯

永祥印書館行

易卜生選集

1

玩偶夫人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
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
再版

每冊定價金圓五角

原作者：易卜生

譯者：沈子復

發行人：陳安鎮

印刷者：永祥印書館第一廠

上海陝西南路二三八號
電話：七二七九八

發行者：永祥印書館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玩偶夫人三幕劇

——獻給 K

人物

陶浮（海爾茂）

娜拉 其妻

雷克醫生

林登夫人（奎絲蒂娜）

顧洛克（倪爾）

安娜 保姆

海蘭

陶浮三個孩子及送貨員

戲發生在陶浮家中

第一幕

景

一間會客室，佈置得舒適而雅緻，但並不華貴。舞台後開兩道門，右門通外廳，左門通陶浮的書房。兩門之間放一架鋼琴。左側又有一門，門之再右有一扇窗。窗前有圓桌一張，圓手椅小沙發各一。右側稍後也開一門，往前有一壁爐，門和壁爐之間放着一隻小檯。爐前擺有兩隻安樂椅和一搖椅。牆上有雕刻品，地上鋪着地毯。另有兩個架子，一是安置許多小巧玲瓏的古玩，另一放着精裝的書籍。

在冬天，爐中生着熊熊的火。

幕啓時，外廳裏門鈴響着，頃刻，聽到開門的聲音。娜拉興高采烈地上，嘴裏哼着歌。她正從外邊回來，把手裏癢了的幾包東西放在右邊桌上。開了通外廳的右門。一個送貨的正把聖誕樹和籃子交給使女海蘭。

娜拉 海蘭，把聖誕樹小心地藏起來。在沒到晚上以前別給孩子們看見。（對送貨的，拿出錢袋。）多

少錢？

送貨員 六塊錢。

娜拉 這兒是十塊錢，你拿去，別找了。

【送貨的謝了一聲下，娜拉把門關上。她獨自得意地笑了起來，嚼了一兩塊杏仁餅乾。謹慎而蹣跚手蹣跚地走到她丈夫房門口，諦聽着。】

娜拉 他沒出去！（又唱着，走到右邊桌旁。）

陶浮 （在他房內）外邊唱的不是我的**小百靈**嗎？

娜拉 （急忙地解開包裹）是的！

陶浮 在跳的是不是我的**小松鼠**嗎？

娜拉 不錯！

陶浮 我的**小百靈**，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娜拉 剛回來。（抹了一下嘴，把餅乾藏在袋裏。）陶浮，你來瞧我買的東西呀！

陶浮 別打擾我！（半晌，陶浮開了書房的門，朝裏望了望，手裏還拿了枝筆。）買了這許多東西，你準

又是化了許多錢？

娜拉 陶浮，你不知道，今兒格是聖誕節嗎？在這一天，咱們也別太節省啦！

陶浮 可是咱們也不能太浪費呀！

娜拉 用了這一些錢——不過一點兒的錢，也沒有關係。何況你馬上就要當銀行經理，掙大錢啦！

陶浮 這是要到新年以後呢，足足的還有三個月才能領到薪水。

娜拉 那也沒關係的，到了沒法子的時候，咱們可以借錢呀！

陶浮 娜拉！（走到她身旁，開玩笑似地拉她的耳朵。）你真不懂事！你還是那麼不懂事！要是今兒格

我們借了一千塊錢，在一個禮拜裏都給你花完啦，那末到了過年的時候，也許屋上掉下了一塊瓦，碰巧打破了我的腦袋——

娜拉（沒等他說完立刻用手按住了陶浮的嘴）喲！甯說啦！幹嗎你要講那種可怕的話呢？

陶浮 要是真的有這末回事，咱們該怎麼辦呢？

娜拉 真的有這末回事？那末我欠債不欠債還都不是一樣！

陶浮 可是債主怎麼樣呢？

娜拉 借錢給我的人誰管得了他們，他們不過是跟我沒相干的陌生人！

陶浮 娜拉你真跟孩子一樣！說實在話，在這一方面你是知道我的，不欠，不借，家庭裏要是靠了借錢過日子，那還能自由？還能幸福？咱們要永遠抱着這兩句話去做，什麼也不要怕！

娜拉（走到壁爐旁）那也好，隨你的便就是啦！

陶浮（跑上去）嚶！嚶！什麼？——我的小白靈呀，甯這末垂頭喪氣的小松鼠，你生氣了嗎？（把錢袋拿出來）娜拉，你瞧，這是什麼？

娜拉（馬上回頭）嚶！錢！

陶浮 對啊！錢！（把錢給娜拉）我當然知道在聖誕節咱們要買許多東西。
娜拉（數錢）兩百塊錢！陶浮，謝謝！你這些錢可以用很多日子啦！

陶浮 是嗎？我也這麼想。

娜拉 真是的！你跟我來看看我買的東西，真是太便宜啦！你瞧這一件新外套，這一把小劍，是給伊浮的；這是給寶寶的小馬和喇叭；那個泥娃和搖籃是給愛妹的。你說這些玩意兒不是太普通嗎？不過小孩子一會兒就會把這些東西弄壞的，太貴重的實在不算。這件衣料和手帕是給海蘭的；老保姆安娜也得送她些東西哪！

陶浮 那包是什麼東西？

娜拉 （大聲地 ） 不別動！陶浮沒到今兒晚上我不給你看這裏面的東西。

陶浮 好的。不過你自個兒買了些什麼呢？

娜拉 我自個兒哦！我不要什麼！

陶浮 胡說！告訴我，你真的要什麼？

娜拉 不，我真的不要！陶浮真的不要，除非是——

陶浮 是什麼？

娜拉 （玩弄着陶浮的衣鈕，低了頭，不直看她丈夫。） 如果你真的要給我什麼的話，你就，你就——

陶浮 我就什麼說呀！

娜拉 （迅速地） 就給我錢！陶浮！把你能省下的錢給我，我留着以後買東西用。

陶浮 娜拉，不過——

娜拉 哦！陶浮，請你給我錢就是啦！給我錢，我把錢用花紙兒包了，掛在聖誕樹上，那是多有趣呵！

陶浮 你是頂會花錢的！

娜拉 陶浮！

陶浮 你能賴嗎？娜拉！（雙手圍着她的腰）你真是一隻不錯的小百靈，就是會花錢。一個男人養你

這種小鳥兒不知道要花多少本錢呢！

娜拉 好不去臉！虧你說出這種話！我總是盡我所有的力量節省開支。

陶浮 （大笑）話是不錯，盡你所有的力量——可惜的是你不能呀！

娜拉 （滿足地微笑着）哼！陶浮，你那兒知道小百靈和小松鼠的用途呀？

陶浮 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小東西，活脫兒的跟你爹一樣——一天到晚，睜眼閉眼的就是想弄錢，可是錢一到你的手裏，就一溜煙不見了。連你自個兒也不知道到那兒去的！這個脾氣是遺傳下來的，要改也改不了！

娜拉 我真愛自個兒有爹的那些特性。

陶浮 我倒不希望別的，祇要你永遠跟現在一樣，永遠的是一隻可愛會唱歌的小百靈。（突然地）可是——怎麼？你的臉色好像，好像很奇怪似的。

娜拉 真的？

陶浮 對啊！把頭抬起來！看着我！

娜拉 （抬頭，直望着陶浮。）怎麼？

陶浮 （吓唬地）你大概又違反咱們的規定了嗎？

娜拉 不！你怎麼會想起這種事呢？

陶浮 你到糖果店裏去了沒有？

娜拉 不，沒有去，陶浮！

陶浮 沒喝過菓子露嗎？

娜拉 不，沒有喝，真的沒有喝過！

陶浮 也沒吃過一兩塊杏仁餅乾？

娜拉 也沒有，陶浮！沒有吃過！

陶浮 哈哈！我不過是在跟你打哈哈呀！

娜拉 （走近右邊的桌子旁）你以為不對的事我還會做嗎？

陶浮 我相信你的話，再說你已經跟我保證過——（走向她）娜拉，儘管去保守你的祕密吧！到末

了我總是能知道的！

娜拉 你去請過雷克大夫沒有？

陶浮 沒有，反正也用不着去請，他一定會來的，我還買了好酒等他來吶！娜拉，你想我今兒格是多快活呀！

娜拉 我也跟你一樣，那些小孩子也不知道多高興呢！

陶浮 喔！一個人有了穩固的職業跟豐富的收入是件多麼開心的事啊！你說對嗎？

娜拉 唔，是的。

陶浮 你可記得嗎？去年在聖誕節沒到的前三個禮拜，你每天晚上總是躲在屋子裏做那些聖誕樹上的花朵兒，跟那些奇奇怪怪的，預備嚇唬我們的玩意兒。你到半夜裏還不肯停手，那時候我真討厭極了！

娜拉 我倒一點兒也沒感到疲倦。

陶浮 （笑了起來）娜拉，可是到了末末了，一點兒的奇怪的玩意兒也沒有！

娜拉 （撒嬌地）喔！你還要拿舊話來取笑我！我怎麼能防止小花貓把所有的玩意兒都弄壞吶？

陶浮 當然你不能防止，你主要的目的還是儘量想使咱們快活。今年咱們景況不同了！可不要再自

個兒做聖誕樹啦！

娜拉 可不是嗎？

陶浮 現在我也不再感到寂寞，你也別辛辛苦苦的整天個去做聖誕樹上的玩意兒啦！

娜拉 （感奮地拍着手）真的，我也甭做了！想起來這是多有趣啊！（挽着陶浮的手臂）陶浮，我告訴您，咱們以後的計劃，一過了聖誕節以後——（外面有鈴聲）哦！門鈴響了！（忙着收拾東西）多不巧！準是有客來啦！

陶浮 別忘了今兒格我不見客。

【海蘭上】

海蘭 少奶奶，外邊兒有一個女太太要見您。

娜拉 請她進來！

海蘭 （向陶浮）少爺，雷克大夫已經來了。

陶浮 在書房裏嗎？

海蘭 是的，少爺。

【陶浮走到他書房裏，海蘭領林登夫人上，關了門下。她穿着旅行服。】

林登 （膽怯而又猶疑地）娜拉，您好嗎？

娜拉 （遲疑了一下）哦！您好？

林登 我敢說您是不認識我啦！

娜拉 (思索了一下) 不——喔！對了！想起來啦！(欣愉地喊叫起來) 喔！奎絲蒂娜是你！

林登 對啊！是我！

娜拉 奎絲蒂娜，你瞧！真糟透啦！我差不多連你也不認識啦！(低聲地) 奎絲蒂娜，你真是改了樣啦！

林登 不錯，這八九年來——

娜拉 八九年！咱們分別了！真有這末久啦？也許是的。哦！這八九年來我過的是多快樂的日子呀！奎絲

蒂娜，我真佩服你！在這末冷的冬天，你是坐什麼來的？

林登 今兒早晨我坐了小汽船來的。

娜拉 你準是來過聖誕節的，咱們可以痛快的來玩一下。奎絲蒂娜，把大衣脫了！你冷嗎？(幫她把大

衣脫了) 到這兒來！咱們坐在火爐旁邊，你坐那兒，我坐這兒。(握住她的手) 現在我又能見到

你哪！你的臉比以前白了，比以前瘦啦！

林登 娜拉，我老得多啦！

娜拉 不，祇是老了一點兒，祇一點兒。(立刻誠懇地) 哦！奎絲蒂娜，你能原諒我嗎？我真該死！還在跟

你聊閒天兒呢！

林登 娜拉，這是什麼話？

娜拉 哦！可憐的奎絲蒂娜！我忘了你已經是個沒有丈夫的女人啦！

林登 是的，我丈夫死了已經有三年啦！

娜拉 我知道，我知道！在報紙上我看見的。奎絲蒂娜，因為我老沒有閒工夫兒，所以也就沒有寫信給你，真對不起你！

林登 娜拉，這我明白。

娜拉 我真慚愧，奎絲蒂娜，這些日子你怎麼過的？你丈夫沒留給你什麼？

林登 沒有。

娜拉 有孩子嗎？

林登 也沒有。

娜拉 一點兒東西也沒留給你嗎？

林登 什麼也沒有，就是連一件可以紀念的東西也沒有。

娜拉 （不信任地）奎絲蒂娜，真有這種事？

林登 （憂鬱地笑着，理着她的頭髮。）娜拉，有時候事情就像這樣子！

娜拉 像你這樣孤孤單單的是多可怕啊！奎絲蒂娜，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都是怪可愛的，現在跟了他們的保姆安娜出去玩啦。要不然，我可以叫他們來見見你。你現在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告訴我了嗎？

林登 不，我要你告訴我——

娜拉 不，今兒格我不能再自私自利的單說我自己的事啦。我祇要把你的事情講出來，不過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你大概已經知道我丈夫的事吧？

林登 沒有什麼事？

娜拉 陶浮快要做銀行經理啦。

林登 你丈夫哦！恭喜！恭喜！

娜拉 謝謝你，奎絲蒂娜。陶浮以前做律師什麼都靠不住，而且我們又不肯拿那些不清不白的錢。打明年正月起，陶浮就要上任啦。你說我們該多快活呀！到那時候每個月有很多的薪水，年底還有分紅利，將來我們的日子跟前兩年可就大大的不同啦！有了錢，要什麼有什麼的。喔，奎絲蒂娜，想起來我是真高興極啦！手頭有了錢，有了許多錢，什麼也甯愁，什麼也甯怕的，你說是嗎？

林登 一個人生活能夠解決至少是件快活的事。

娜拉 不但生活能夠解決，而且有很多很多的錢呢！

林登 （笑着）娜拉，到現在你的脾氣還是跟以前一樣，在咱們一塊兒唸書的時候兒，你就是個頂會花錢的孩子。

娜拉 （微笑）是的，陶浮也跟你一樣說我頂會花錢。（以手作勢）可是娜拉並沒有像你們想的

那末傻，我從來沒有浪費地花過一次錢，我跟陶浮同樣也做事。

林登 你也做事？

娜拉 可不是嗎？縫衣，繡花，結絨線，還有許多大大小小諸如此類的事情。（低聲地）你是知道的，我們結婚以後陶浮就離開了政界，那個時候我們的費用增加了，而陶浮還是跟以前一樣。在我們結婚後的第一年他爲了錢一天到晚沒有開工夫兒，什麼事都要做。到後來他實在受不住就病倒啦！大夫說他的病很重，要好的話，必須要到南方去。

林登 對了！你們不是在意大利住了一年嗎？

娜拉 是的呀！我們在那邊整整的住了一年，說起來也真危險，我頭一個孩子剛生下來，可是又不能不去。我想盡所有的法子才到了意大利。奎絲蒂娜，你說奇怪嗎？陶浮的病果真好了！不過錢也花得夠怕人啦！

林登 這當然啦！

娜拉 我們化了兩萬五千塊錢，奎絲蒂娜，兩萬五千塊錢！你想是一筆多大的數目！

林登 好在你們也花得起。

娜拉 可是你得知道這些錢還是打我爸爸那兒弄來的。

林登 喔！你爹不是正在那個時候死的嗎？

娜拉 對啊！我想，那時候我要生產，又要顧到陶浮的病，怎麼有工夫兒再去看護我爸爸呢？奎絲蒂娜，從此以後我就不能再看見我那慈愛的爸爸啦！這可以說是我結婚以後最痛心的一件事。

林登 我知道你平時是頂孝順你爹的，娜拉，以後你們就到意大利了嗎？

娜拉 不錯，大夫叫我們不要耽擱時間。再說我們錢也有了，在一個月以後就到了意大利。

林登 回來以後你丈夫的病全好了？

娜拉 好了，完全好了！

林登 可是——那位大夫？

娜拉 你說什麼？

林登 我剛才進來的時候你家老媽子說大夫來啦——

娜拉 哦！那是雷克大夫，他不是看病來的。他是我家頂知己的朋友，沒有一天不到我家來聊天兒。陶浮打意大利回來以後，連一點兒小病也沒有，我跟孩子也是個個都好。（欣喜地拍着手跳躍着）哦！奎絲蒂娜，一個人活着能快活是多麼好啊！（突然）喔！我真該死！儘是講些自個兒的事情。（坐到林登夫人的櫈上，兩手放在她的膝上。）奎絲蒂娜，對不起！噢！你以前告訴我：你不愛你丈夫，真奇怪！你既然不愛他，幹麼又跟他結婚呢？

林登 那時候我媽正害着大病，快要死啦。我還得照顧兩個小弟弟，娜拉，在那種情形下，我怎麼能拒